

登 廬 山 思 古 今

● 吳 建 國 (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人，前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)

人文氣息與山水共

對於廬山的嚮往，應追溯自少年求學時期，課本中蘇東坡的兩句詩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給廬山加添了神祕感，也加強了吸引力。

而最近幾年，我專注兩岸關係的研究，對於五十餘年前國共和談的那段歷史，自是深入探討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，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為了調停國共內戰，竟於兩個月間，不辭辛勞，八上廬山面謁蔣委員長。廬山再度在我的腦海中激盪著，而有必入廬山，一探究竟的衝動。

的確，在世界的山川名勝中，廬山可能是唯一一座長期為歷朝文人雅士、風雲

人物所深愛的名山。一千餘年來，我們所熟知的慧遠法師、陶淵明、謝靈運、李白、王維、顏真卿、杜甫、張繼、韓愈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周敦頤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米芾、岳飛、陸游、朱熹、文天祥、趙孟頫、朱元璋、沈周、唐寅、王守仁、乾隆皇帝、袁枚、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康有為、陳三立，乃至民國以後的許世英、于右任、譚延闓、李烈鈞、汪精衛、馬占山、邵元沖、唐生智、陳寅恪、戴傳賢、胡適、郁達夫、羅家倫、徐志摩、梁寒操、程天放、張大千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朱德、郭沫若、毛澤東、葉劍英、馮友蘭、陳香梅等人，不但足跡遍及廬山，更在此感懷發抒，留下了千古流傳的詩作。

到底是什麼原因，使這些或為才高八

斗、滿腹經綸的大儒大師、或為權傾一時、不可一世的帝王將相如此獨鍾廬山，流連忘返之餘，甚至願意在此終老呢？

懷著對這一連串問題找出答案的好奇，我終於決心在五十二歲生日的前夕，擺脫一切俗務的羈絆，隻身首入廬山，開始了這充滿人文氣息的一週之旅。

其實，初觀廬山，我是有些失望的。因為廬山的山形外貌與樹型樹種，均不及黃山俊逸。然等到親臨錦繡谷、仙人洞、大天池、五老峯、含鄱口、秀峰等諸多景點觀後，方知此山確有獨特之處。無怪乎千餘年來，文人雅士與風雲人物不絕於途，絕非倖至。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、「無限風光在險峯」，正足以道盡廬山景色的奧妙。唯有身在山中，才能真正體會廬山雄、奇、險、變的磅礴氣勢，確非其他山

脈所可比擬。

然而，廬山的景不是孤獨的，千餘年來，有上萬首的詩吟詠著廬山的景。而做這些詩的人，也各有不同的際遇與心境。在寄情山水之餘，自然藉由詩詞，發抒作者當時或風發、或鬱卒的心情。所以，廬山的景、詩、人與事是密不可分的。從中更不難看出神州大地千餘年的滄桑變化，發人深省。

文人雅士必遊聖地

廬山之名，最早見於二千餘年前的「史記」。但是，直到東晉南遷，建都建業（今南京）之後，中華民族才開始經營長江以南的大好江山。慧遠法師在晉武帝太元六年（西元三八一年）首先來到廬山宣揚佛法，建造了「東林寺」創辦了「白蓮社」，使廬山成為全國重要的佛教中心，影響深遠。

幾乎在此同時，「不為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」的地道廬山人陶淵明也辭官歸故里，開始了「躬耕自資」的田園生活。

無論是慧遠，還是陶淵明，均擅長詩文。由於長期生活在廬山，自然以廬山為

題，成就了許多偉大的作品。例如慧遠的「遊廬山」五言詩，應是現存有關廬山最早的詩篇，並為歷代文人所推崇：

「崇岩吐清氣，幽岫栖神迹。
希聲奏群籟，响出山溜滴。
有客獨冥遊，徑然忘所適。
揮手撫雲門，靈關安足辟。
流心叩玄扁，感至理弗隔。
熱是騰飛霄，不奮冲天翮。
妙同趣自均，一悟超三益。」

而陶淵明描述田園生活的詩歌，別樹一格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當屬此首：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
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（即廬山）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

至於其晚年所寫「桃花源記」，更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之作，也為廬山特有的「詩詞文化」，奠下了厚實的基礎。

從此以後，廬山就成為歷朝文人雅士必遊的聖地，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作品，豐富了廬山的內涵，增添了濃厚的人文色彩。

其中較知名，有「詩仙」之譽的唐朝文人李白，在初遊廬山觀瀑時，不禁脫口而出以下的傳世之作：

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掛前川。
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。

廬山情結代代相傳

唐朝另一位偉大的詩人白居易，則因遭貶謫做過江州（即今九江）司馬。由於地利之便，白居易不但為廬山創作了許多不世之作，更在廬山建築草堂，打算終老於此。

當草堂落成之日，白居易心情喜悅，揮筆疾書，寫下了「廬山草堂記」。文首即稱「匡廬奇秀甲天下山」，並歷數草堂之勝，曰：

「樂天既來為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傍晚竹樹雲石，自辰及酉，應接不暇。」

對廬山的景，覺得四時皆宜：

「春有錦繡谷花，夏有石門澗雲，秋有虎溪月，冬有爐峯雪。」

白居易在廬山的歲月是縱情的，是浪漫的。他在廬山上的大林寺，驚於四月始開的桃花，留下了尋春的絕句：

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

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

然而徜徉於山水的歲月是短暫的，草堂落成後不過二年，白居易被朝廷任命為忠州刺史，不得不離開廬山，也不得不離開他一手經營的草堂愛屋。為此他離情依依的寫下了「別草堂三絕句」：

三間茅舍向山開，一帶山泉繞舍回。

山色泉聲莫惆悵，三年官滿卻歸來。

可是，詩人的願望沒有實現，直到他七十餘歲，還心繫廬山，遠從洛陽寫詩懷念他的草堂：

三十年前舊草堂，而今雖在鬢如絲。

登山尋水應無力，不似江州司馬時。

如今讀到這些詩句，還是令人蕩氣迴腸，留下無限的感傷。

廬山就是由於這些文人雅士如此衷心的喜愛與忘情的投身其中，逐漸蘊育出一股濃郁的「廬山情結」，代代相傳，歷久不衰，確是得天獨厚，不可言喻。

雄奇飄逸風貌萬千

廬山的景，貴在氣勢。宋朝名詩人蘇軾初上廬山，即有感於此：

「僕初入廬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未見，殆接應不暇，遂發意不欲作詩。」

廬山的風光，竟使一代詩聖自願封筆，誠為不可思議。之後，詩情實在難以自抑，方「自晒前言之謬」，寫詩多首。最後臨別廬山之際，東坡居士以生花的妙筆，概括了難以描繪的廬山自然景觀與難以欣賞廬山高難度的慨歎：

橫看成嶺側成峯，

遠近高低各不同。
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

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廬山的景除了一般蒼蒼翠翠、層層巒巒的山景外，尚有氣勢萬千、集雄、奇、險、變於大成的谷景與峯景。李白的「望廬山五老峯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：

廬山東南五老峯，青天削出金芙蓉。

九江秀色可攬結，吾將此地巢雲松。

此外，廬山的雲霧也是有名。由於山上山下溫差大，天氣稍有變化，廬山上即是一片雲霧。從清朝詩人汪楫的「觀雲海」，即可感受：

「人與雲俱沒，憑高安所望？」

人初入混沌，天下改青蒼。

俯欄衣裳濕，鳴鐘虎豹藏。

松風响何處，澗水下鄱陽。」

至於廬山的瀑布、泉水、山寺等景色亦多吸引人，而留有不少吟詠。不過整體來說，廬山的出俗之處，就在她的飄逸，讓人難以捉摸與掌握，也就更加的吸引了。

望景生情詩作流芳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就是廬山五老峯南麓、後屏山之陽的「白鹿洞書院」。這是我國最早具備完善組織與規模的高等教育機構，為四大古書院之首。

白鹿洞最早是唐朝李渤及其兄李涉的隱居讀書地方，具有悠久的歷史。但是，它成為天下聞名的學府，還是在南宋朱熹重修書院之後。最重要的是朱熹親自制定了「白鹿洞書院教規」、「訓學齋規」等教學規範，明示教育目標、訓練綱目、學習程序與修己治人的道理，成為世界上最早具備規章制度的學校之一，意義重大。「白鹿洞書院」也因此為我國歷史上，培養了諸多的人才。

歷代文人，趁遊廬山之便，自會慕名至「白鹿洞書院」一遊，並留下了豐富的創作。晚唐的名詩人王貞白，就因曾在白鹿洞苦讀，留下了「讀書不覺已春深，一

寸光陰一寸金。」的勵志名句，為廬山增添了濃厚的學術氣息。朱熹自作的「白鹿洞書院」詩中，「弦歌獨不嗣，山水無輝光」、「雅歌有餘韻，絕學何能忘」等詩句，則充滿了對學子勉勵向學的熱切期待，令人動容。

在廬山一千多年的歷史中，基本上維持了一個「文人的廬山」與「人文的廬山」的局面。其間容有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，難免望景生情，發抒對國家社稷的感慨。然而，最多不過僅止於此。廬山是寧靜的，縱有雲霧風雨上下其間，廬山並沒有受到現實政治的污染，保持了清純的面貌。唯獨歷史上有兩位皇帝，也在此留下了足跡，留下了詩作，傳為佳話。

明太祖朱元璋在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，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，結果朱元璋兵敗逃入廬山。傳說中，幸得天上蒼龍下凡化為一座天橋，才讓朱元璋得以逃脫陳友諒的追兵。後來，朱元璋做了皇帝，為了感謝廬山當地居民當年的協助，還特賜「御碑」，聳立在廬山山頂。

朱元璋雖出身貧寒，沒唸過什麼書，卻在廬山留下了兩首詩。其中一首「廬山詩」，氣勢不凡，頗有君臨天下的氣魄：

廬山竹影幾千秋，雲頂高峯水自流。
萬里長江飄玉帶，一輪明月滾金球。
路遙西北三千里，勢壓東南百萬州。
美景一時觀不盡，天緣有份再來遊。

謚號為清高宗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·

弘歷，則是在南巡時寫下一首「白鹿洞詩」，表達了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與禮讚：

「李渤結廬後，絳帳開紫陽。
經綸歸性命，道德煥文章。
剖析危微旨，從容禮法場。
只令白鹿洞，幾席有餘香。」

千古名山難逃蹂躪

這兩位皇帝雖都是十足的政治人物，對廬山所表達的卻是無限景仰，充滿了人文關懷。然而，當歷史推進到近代，廬山不再保有過往的寧靜與矜持。中國的革命席捲九州大地，廬山亦難倖免，層層陰影與愁霧不斷的籠罩在山頭。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，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北伐途中，攻克了南昌，隨後即佔領了廬山。就是在廬山，蔣介石召開了多次會議，孕育了清黨反共的政策，造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。

之後，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，蔣介石將廬山視為夏都，每年都要上廬山避暑，使廬山成為南京之外的第二個政治中心。

那時，重要的軍事會議與歷次的剿共戰役，都是在廬山召開、策劃的。而從一九三三年起，蔣介石更在廬山辦理軍官訓練團，培養革命幹部，還發起「新生活運動」，以強化國民的精神教育。

西安事變後，也是在廬山，國共兩黨完成了第二次合作的協議。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，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談話會，發表了著名的抗戰宣言，提出「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。」

抗戰軍興，廬山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遭日軍佔領。廬山一千餘年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中，均未受到任何戰亂的波及。可是在日寇六年半的佔領中，廬山首次遭到無情的破壞與踐踏。甚多寺廟、古跡、文獻、房舍、圖書、名畫，乃至自然景觀、林木均難逃被蹂躪的命運。廬山這座千年名山，也與中華民族一樣，蒙受了奇恥大辱，幾至萬劫不復的境地。

事實上，從滿清末年，列強即已對廬

山垂涎三尺，藉口諸多理由，迫使清廷簽下「牯牛嶺案十二條」的不平等條約，使廬山成為國際租界，造成廬山上各國別墅林立的特殊景觀，顯示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國的大趨勢。蔣介石在廬山上的別墅「美廬」，即為英國人所建，後贈與宋美齡所有。

抗戰勝利後，蔣介石又回到了久別的廬山。他一如過往，將許多重要的會議移師廬山召開，以便有機會多來廬山。每年夏季，他更在廬山長住，動輒兩、三個月以上。在蔣介石心中，廬山不只是「夏都」，實是真正的「首都」。他的「廬山情」是毫不掩飾的。

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廬山不復當年冠蓋雲集的盛況。可是中共中央曾先後三次在廬山召開重要的會議，並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

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廬山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。他一如千餘年來的文人騷客，登廬山即詩興大發，當晚在「美廬」成就了「七律·登廬山」的磅礴詩篇：

一山飛峙大江邊，躍上蔥龍四百旋。
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熱風吹雨灑江天。

雲橫九派浮黃鶴，浪下三吳起白煙。
陶令不知何處去，桃花源裏可耕田？
這次會議，後來錯誤的演變成對彭德懷、黃克誠、張聞天等同志的批判，為日後文化大革命盲目左傾的路線埋下了禍根。廬山從此成為掌握當權政治人物命運險、變的象徵，冥冥中主宰著整個中國命運。

之後，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八月與一九七〇年八月，又分別在廬山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與九屆八中全會。尤其，九屆八中全會正值文革期間，會議的召開，難免為廬山帶來一股肅殺之氣。千年名山再度籠罩在政治鬥爭的陰影中，與大地萬民同悲。

文人芳蹤今可再尋

一九七〇年之後，廬山再也沒有舉行過重要的政治性會議。一九九八年中共中央正式行文各單位，明令禁止在廬山召開黨政會議。似乎中國的領導人已體會到應還這座名山傳統的寧靜，保持其人文的氣息，而非改造為「政治的廬山」。

如今三十年過去了，廬山似乎又恢復了往昔的平靜。而祖國神州大地，在這三

十年中又經歷了多少人事滄桑。高聳的廬山，仍然面對著長江大湖，過著不老的歲月。

現在山上桃花盛開，萬物欣欣向榮，象徵著改革開放的成功，廬山似也分享著這份得來不易的成果。每逢假日，人群熙來攘往，車輛為之途塞。牯嶺鎮上一片繁榮興盛的景象，令人振奮。只是在這眾多人群中，不知可有當年文人雅士的蹤影，以承繼發揚廬山一貫的人文氣質與傳統？為此，我特於五十二生辰當日，寫就「入廬山」詩一首，聊表對歷代曾在廬山留下足跡先賢的追思之意，也是表達對「文人的廬山」與「人文的廬山」這個傳統的尊重與光大之忱：

為識廬山真面目，萬里跋涉入山中。
探幽訪勝不辭苦，中有千秋賢聖蹤。
蒼蒼翠翠收眼底，疊疊層層覓路去。
忽雨忽晴三月天，剎時變色風雲起。
夙昔開山慧遠僧，白蓮社裡聚高人。
陶公結廬南山下，採菊東籬隱自尊。
花徑草堂白傅家，春歸何處問琵琶。
朱子誨人白鹿洞，格物致知大可誇。
迨至近代蔣介石，空留行館還相憶。
滄桑之劫在當時，大錯已成民惻惻。

史如明鏡鏡非空，讀史有願待成功。
俊文書院弦歌起，名山名士慰先翁。

後記：在眾多對廬山獨鍾，精心經營的歷史人物中，蔣介石是唯一一個未在廬山留下任何詩文的例外。這或與他的個性有關。因他一貫自詡為中國正統政治人物的傳承者。生活嚴謹有餘，浪漫則不足。然需知革命需要的是浪漫熱情，才能感動同僚，願意共赴危難。在這方面，蔣介石顯有不足，也注定了他日後失敗的命運。而毛澤東與蔣介石則完全不同。毛個性開朗，不拘小節，熱情洋溢，是天生的革命家。他能在初登廬山的當日，寫就吟詠廬山的名詩，而蔣經營廬山長達二十餘年，曾無數次登上廬山，卻毫無感動，無成就任何一篇詩文，其間的距離何以道里計。看來廬山對熱愛他的政治人物，也依其感動的程度，給予了適切的歷史命運與評價。

登廬山思古今

又，作者要特別感謝廬山西湖賓館的胡駿水總經理，由於他的熱忱接待，使作者的廬山行充滿了溫暖與人情味。此外，胡總經理的公子胡國林先生更提供所精心拍攝的廬山風景照數幀，豐富了本文的內涵，特此一併申謝。

戲言言戲續集

李能宏著

聖文書局總經理，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

定價六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

又是一部戲曲鉅著，全書六百頁，珍貴照片百張
您看戲嗎？可以幫助瞭解劇情，您教戲嗎？可以當參考資料，
您看書嗎？可以當故事書看，內容精彩，您一定喜歡。

六大內容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、台灣各劇團及票界演出，有精彩的評論和分析，態度客觀、理論正確，深受各界器重。

幾則懷念：四大名旦的艱苦學藝歷程，名坤伶言慧珠及童芷苓的滄桑史（言慧珠死後，大陸很少報導她的文章，筆者在國外及台灣搜集到片斷資料，而完成此篇報導）
幾則憶往：四維劇校（現改為中國戲曲學院）是青年軍二〇八師所成立的軍中唯一戲校，造就戲劇人材很多，此為該校最有系統的報導，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成立經過報導。

名伶介紹：後四小名旦陳永玲北京學藝滄桑及定居寶島的經過。四維之寶鈕驃的奮鬥史及其成就。台灣名旦徐露的神秘身世報導，台灣老生雋才唐文華的學藝過程。

名票素描：老票名票毛宗韜老當益壯，每年都演出精彩好戲，龍宇純教授及其愛女乃馨藝術精湛，父女北京獲獎。名票周純娟程派韻味濃郁揚名津沽，百年老校建國中票友眾多，人材輩出。博士票友朱婉清為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才票友。會計師票友黃惠英為票界雋才，海峽兩岸均享盛名。

名琴速寫：琴痴宋士芳的成功秘訣。青年琴師杜玉奇，技藝精湛，現在關島發展。小琴師胡曉楠前所未見的京劇神童，她艱苦的環境和學藝過程，本書有詳盡的報導。